

设计结合自然

[美] I·L·麦克哈格 著
芮经纬 译 倪文彦 校

女士 (Mrs. Elisabeth Rowe), 格林·斯普林和沃辛顿规划委员会 (the Green Spring and Worthington planning Council) 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的威廉·C·麦克唐纳尔先生 (Mr. William C. Mc Donnell)。

琼·迪金森女士 (Mrs. Joan Dickinson)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 在编辑工作方面提供大量帮助。塞尔马伊姆施维策尔小姐 (Miss Thelma Imshweiler) 负责全部秘书工作, 还有南希·J·查维斯女士 (Mrs. Nancy J. Chavis) 和艾琳·奥尔特曼女士 (Mrs. Eileen Altman) 做这项工作。拉万德拉·班 (Ravindra Bhan) 绘制了许多图, 查尔斯·迈耶斯 (Charles Meyers) 摄制了许多照片, 他们俩人和德里克·萨特芬 (Derik Sulphin) 画了大部分图表, 还得利·特恩布尔 (Turnbull)、特拉蒙德 (Drummond)、迪克特 (Dickert)、内维尔 (Neville) 和格雷 (Grey) 诸位先生的帮助。纳伦德拉·居内加先生 (Mr. Narendra Juneja) 监督了这里发表的几个研究——里士满花园路、斯塔滕岛和华盛顿——并和我一起设计和完成了这本书。

印刷负责人, 费城的福尔肯出版社的尤金·费尔德曼先生不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我的妻子, 波林 (Pauline), 充当了这一并不是企业的业务经理。

我以无限的感激之情, 给予所有这些人以衷心的感谢。

华盛顿和一部分波托马克河流域的研究是由后者做的。我愿说明一下, 这些都是全体工作人员合作成果, 我愿由衷地感谢我的合作者: 戴维·A·华莱士博士 (Dr. David A. Wallace)、威廉·H·罗伯茨先生 (Mr. William H. Roberts) 和托马斯·A·先生 (Mr. Thomas A) 以及我的同事和工作人员。

大城市绿色空间的研究项目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研究院 (现在的环境研究院) 的赞助下进行的。这个项目聘请了戴维·A·华莱士博士、威廉·H·罗伯茨先生、安尼·路易丝·斯特朗女士 (Mrs. Anne Louise Strong)、和威廉·格里格斯比先生 (Mr. William Grigsby), (他们都参加了格林·斯普林和沃辛顿河谷地区的研究) 还有安东尼·托马辛纳斯博士 (Dr. Anthony Tomazinas) 和诺哈德·图尔堡博士 (Dr. Nohad Toulon)。

宾夕法尼亚大学区域规划和风景建筑艺术系 (环境美化系) 的研究生们为许多研究献出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新泽西海岸的研究, 波托马克河流域的研究, 华盛顿大城市地区的研究和费城的健康状况和病理状况的研究。

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几位同事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 特别是约翰·V·菲利普斯博士 (Dr. John V. Phillips), 杰克·麦戈米克博士 (Dr. Jack McCormick), 尼古拉斯·朱伦伯格博士 (Dr. Nicholas Muhlenberg) 和雷金纳德·沙甘博士 (Dr. Reginald Shagan)。

某些委托人允许我复制某些研究产生的材料——纽约市公园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的奥古斯特·赫克舍先生 (Mr. August Hecksher), 首都规划委员会的伊丽莎白·罗

这是一本关于环境规划与设计方面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曾获美国 1971 年图书奖。作者以丰富的资料、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断，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大自然演进的规律和人类认识的深化。作者提出以生态原理进行规划操作和分析的方法，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书中通过许多实例，详细介绍了这种方法的应用，对城市、乡村、海洋、陆地、植被、气候等问题均以生态原理加以研究，并指出正确利用的途径。

本书共 16 章，有各种图、表共 300 余幅。

责任编辑：程里尧
版式设计：马江燕
责任校对：张慧丽

Design with Nature
Doubleday / Natural History Pres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1969 by Ian L. McHarg
Paperback edition: 1971

* * *
设计结合自然

芮经纬 译 倪文彦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8 1/2 字数：377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200 册 定价：11.00 元

ISBN 7-112-01675-4/TU·1258
(6707)

本书得到华盛顿特区 1967年保护基金会的赞助

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杰出的人士给我和我的学生们写了许多信，是他们的许多想法构成了本书的理论，但书里的错误和他们无关。因为人数太多了不能在这里一一提到，但某些人的名字必须记下来——马斯顿·贝茨 (Marston Bates)，哈罗德·布罗姆 (Harold Blum)，杰克·卡尔霍恩 (Jack Calhoun)，温锡占 (Wing Tsit Chan)，约翰·克里斯琴 (John Christian)，卡尔顿·库恩 (Carleton Coon)，F·弗雷泽·达林 (F. Fraser Darling)，爱德华·迪维 (Edward Deevey)，伦纳德·杜尔 (Leonard Duhl)，巴罗斯·邓纳姆 (Barrows Dunham)，洛伦·莱斯利 (Loren Eiseley)，杰克·福格 (Jack Fogg)，戴维·戈达德 (David Goddard)，卢纳·利奥波德 (Luna Leopold)，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罗伯特·麦克阿瑟 (Robert

McArthur)，霍华德·内梅罗夫 (Howard Nemerov)，鲁思·帕特里克 (Ruth Patrick)，A.M.M.佩恩 (A.M.M. Payne)，莫里斯·佩卡姆 (Morse Peckham)，威廉·普罗瑟罗 (William Protheroe)，保罗·蒂利希 (Paul Tillich)，安东尼·华莱士 (Anthony Wallace)，艾伦·沃茨 (Alan Watts)，埃德加·T (Edgar T.)，惠里 (Wherry) 和戈登·沃尔曼 (Gordon Wolman)。

在本书中发表的许多研究方案是最初称之为华莱士、麦克哈格联合事务所 (Wallace, McHarg Associates) 和以后称之为华莱士、麦克哈格、罗伯茨和托德联合事务所 (Wallace, McHarg, Roberts and Todd) 的专业事务所的成果。格林·斯普林和沃辛顿河谷地区的研究是前者完成的，而斯塔滕岛，里士满公园路，

目 录

绪 言	1	模子和囊膜	65
城市与乡村	7	——环境和环境的形成	
海洋与生存		大城市地区内的自然	
——沙丘的形成与新泽西海岸的研究	17	——费城大城市地区开放空间和空气库的研究	85
困 境		社会准则	101
——东西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态度	31	对社会准则的回应	
前进一步		——沃辛顿河谷地区研究	117
——里士满林园大路选线方案研究	49		

世界好比是一个宇宙舱

137

发展过程和形式

233

视发展过程为价值

——纽约斯塔滕岛环境评价研究

149

城市：发展过程和形式

——华盛顿特区的分析研究

249

自然主义者

169

城市：健康和病理

流 域

——波托马克河流域的研究

183

——费城的健康和病理调查研究

265

大城市地区

展 望

277

译 后 记

280

——华盛顿西北部地区自然要素和土地利用的研究

221

绪言

迄今为止，从整体上研究人及其环境相互关系的著作：既研究行星与恒星，岩石、土壤和海洋等所谓物质宇宙，又研究栖息在地球上的生物，即研究使人成为现在这样的所有力量和生物物的著作，仍为数不多。有关人类本身的这种知识的研究、发展是缓慢的。因为早先的希腊思想家，或是孤立地研究人，或是在研究自然时忽视了人的存在；为了想方设法增进人自身的生存，好象人和自然的任何一部分知识，只要通过人脑提供的各种手段和符号文字了就能理解。

至少从西方的传统来说，自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公元前 460—375, 希腊著名医生, 有医学之父的美名——译注) 的医学名著《空气、水和场地》开始, 第一次公开承认: 人的生命, 无论生病还是健康, 都是和自然力量息息相关的; 自然是不可抗拒和征服的, 倒是必须了解它的规律, 尊重它的忠告, 把它当作盟友来对待。《设计结合自然》是这以后少数这类重要的书籍中的又一本杰出的著作。这种西方传统的某些方面以后由医学界继续保持下去, 因为人只要无知地违犯了自然规律, 很快就会受到身心失调的惩罚; 但是, 虽然努力去克服流行病和传染病有时会取得很小一点环

境改善，但这种防治措施没能在人及其环境之间建立一个健全的运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却能为维持和提高人类生活而正确地发挥所有潜在的可能性。尽管自然早已有很多警告，但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还在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三百年来并没有唤起足够的反响；而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就是仅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才系统地作出了努力，去探求组成一个平衡的和自我更新的环境，它包含人类生物的繁荣、社会合作、精神鼓舞等所有必须的成分。

这方面的工作，冠之以科学名词，则称作“生态学”；这门学问把自然的许多方面集合起来，就必然地问世较晚。伊恩·麦克哈格 (Ian McHarg) 不仅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城市规划师和风景建筑师，更恰当地可以称之为有灵感的生态学家：他不仅从生态学外部的有利地位来观察所有的自然和人的活动，还作为一个参加者和一个行动者从内部来考察这个世界，他对冷漠的、枯燥的和暗然无色的科学世界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使较高级的哺乳动物，首先是人类，从所有的其他生物中区别出来：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热情、感情、感觉、敏感性、情欲和美的享受

——所有这些使人的头脑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了计算机，或者超过了那些把自己局限於计算机限度内的狭隘的头脑。这本书的优点不只是有关的科学资料十分丰富，而且“读其书，知其人”。作为一个老朋友和钦慕的同事，我甚至可以加上一句：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作为一个有才能的生态规划师，麦克哈格不仅知晓，从北京人学会使用火的时候起，在改变地球的面貌过程中人经常起破坏作用；他同样知道，（许多人最后才知道）现代技术由于轻率和不加思考地应用科学知识或技术设施，已经损坏了环境和降低了它的可居住性。他有必要点点滴滴地扼要重述这可怕经历的每一个部分：杀虫剂、除草剂、洗涤剂和其他化学污染、放射性废弃物等这条阴暗的洪流，正在无形中不仅直接破坏人的生命，而且破坏所有和人合作的物种，这些物种的健康是与人类自己的生存相关的。假如这本书以麦克哈格的不可比拟的方式，仅扼要重述这个信息，也一定是有价值的；而本书是大量的其他当代出版物的又一部力作。这些出版物：有的是专著，如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 有的是专题论文集, 如《北美未来的环境》(Future Environments of North America), 麦克哈格自己也曾为该书撰稿。

幸运的是, 因为麦克哈格是个具有创造性头脑的规划师, 他前进了一大步, 用需要特别的才能和技术以及优越的判断力才能完成的具体实例, 说明这门新的学问如何可以 and 必须应用到实际的环境中去, 去照管诸如沼泽、河湖等自然地区, 为未来的城市居住区选址, 为如作者现在非常了解的费城大城市地区重新建立人类的生活准则和长远的生活目标。正由于这种深刻的、综合的科学见解和建设性的环境设计, 使这本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为了建立必要的自觉的观念、合乎道德的评价准则、有秩序的机制、在处理环境的每一个方面时取得深思熟虑的美的表现形式, 麦克哈格既不把重点放在设计上面, 也不放在自然本身上面, 而是把重点放在介词“结合”(“with”)上面, 这包含着人类的合作和生物的伙伴关系的意思。他寻求的不是武断的硬性的设计, 而是最充分地利用自然提供的潜力, (当然也必须根据它的限制条

件来设计)。与此同时, 在人类与自然的结合中, 他知道人自己的头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必须要给它增加些极其宝贵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对原始的自然开发到如此高度时仍未被发现, 根本没有被人接触过。

人们无法预言像这样一本书的命运。但是从这本书的内在的优点来说, 我愿把它和至今仅有的性质相同的少数几本著作并列在一起, 这些著作自希波克拉底开始, 包括像亨利·梭罗 (Henry Thoreau), 乔治·珀金斯·马什 (George Perkins Marsh), 帕特里克·格迪斯 (Patrick Geddes), 卡尔·索尔 (Carl Sauer), 本顿·麦凯 (Benton Mackaye) 和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 等人的重要经典著作。这不是一本匆促阅读随即丢弃的书; 而是一本常备的、需要慢慢理解吸收, 随着你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的增加, 你将随时再翻阅的书。虽然它是一本号召行动的书, 但它不是为那些相信“应急计划”或紧急方案的人写的: 它是在已有的地面上铺下的一条新的坚实的道路。书里说的是文明世界的基础, 它将取代污染的, 推土机推倒一切的、机器支配一切的, 失去人性的、受核爆炸威胁的世界, 这

这个世界现在正在我们的眼前崩溃和消失。作者通过生态学和生态的设计，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有机体得到繁荣和人类得到欢乐的图画，麦克哈格唤起了人们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如果没有像麦克哈格这样的人们的热情、勇气和深信无疑的技能，这种希望可能会变得暗淡和永远消失。

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本书献给

波林，阿利斯泰尔和马尔科姆

(Pauline, Alistair and Malcolm)

和那些帮助我使本书问世的人——

拉塞尔·特雷恩和保护基金会(Rus-

sell Train and Th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纳伦德拉·居内加

(Narendra Juneja)，和尤金·费

尔德(Eugene Feldman)。



城市与乡村

世界是大自然的光辉的恩赐。如果我们将人口限制在能够抚育的范围内，他们就能有更多的粮食吃；那么就会有更多梦寐以求的美丽女子，更多活泼可爱的孩子，听到更多的欢笑，吸收更多的智慧。画布与颜料已放好，等你来作画；石块、木头和金属材料已准备好，等你来雕刻成形；偶然隐约可听的声响等你来谱写交响乐。某些地区将出现许多城市；各种社会机构正准备起飞，去解决最难对付的问题。不过，还没有阐明这些比喻的动力是什么，而且世界终究还未被认识。

我们为何能从大自然的恩赐中得到报偿呢？本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谨慎的探索。这也就是我对设计结合自然的调查研究：包括自然在人类世界中的位置。探索一条观察问题的途径和一种工作方法，为自然中的人作一简单的规划。书中提供了我能

收集到的最好的例证，但由于例证往往枯燥无味，我感到为了原本本的更好地说明问题，首先要讲还留有印象的和能对探索问题有所启发的那些经历过的事。

我是在截然不同的、人与自然两种极端的环境中度过童年和青春的。离我家约十英里就是格拉斯哥市（Glasgow）。这是基督教世界中最为苦难城市之一。堪称具有无限产生丑陋能力的城市，犹如由黑烟和尘垢粘合起来的一堆废弃的沙石。每晚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一片高如喷发的火焰，英国画家特纳的幻想在这里成了现实^{〔译注〕}。

〔译注〕特纳，Turner，1775—1851，英国著名画家，其名画有“日落”等。

美丽的克莱德湾 (Firth of Clyde) 向西展宽，流向大西洋的海湾和遥远的侏罗双峰 (Paks of Jura)。正南最近的城市是克莱德班克 (Clydebank)，即不列颠皇后号和玛丽女皇号邮轮及英国海军胡德号 (Hood) 和乔治王五世号巨舰的诞生地。从远处看去，起重机的塔架林立，正在建造的船身高高升起，工厂的烟囱烟云缕缕，它们的侧影后面是伦夫莱伍丘陵 (Renfrew Hills)。

向北看，起伏的农田蜿蜒到老基尔帕特里克丘陵 (Oed Kilpatrick Hills)，消失在遥远的坎普西斯山 (the Campsies) 的紫霞中。

在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从我家出发有两条畅通的道路，一条逐渐伸向城市，最后到达格拉斯哥；另一条则深入到农村，最后到达茫茫的西部高原和岛屿。

到格拉斯哥去是条下坡路，很快就能达到克莱德的船坞与工厂，人们在这里通过造船实现他们的理想并把它看作是种骄傲。沿这条路是无穷尽的连续不断的四至六层的低标准住房，曾经是红色的沙石建筑，现在成了黑色的了。屋顶上的冒着燃煤散发的灰绿色的硫磺烟雾。十英里长的街面上布满了小商店和小酒店，无论有多好的阳光和社交活动，对这条街的面貌也起不到补救作用。这儿的人是很有勇气和厚道的，但是他们几乎看不到自己的这种优点。在城市的一端你也许能找到各种愉快的事，但在去格拉斯哥的路上和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找不到使人愉快的地方的，到处充满了肮脏、灰沙、贫困邋遢，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沮丧和凄凉景象。

另一条路线的情况是逐年增加了了解的，每年我要向外多走几

英里。但最初的经历是从家门口附近开始的。这里可以看到茁壮的克莱德名马，带斑纹的艾尔郡 (Ayrshire) 奶牛，率先开放红罂粟花与金子花的小麦与人麦田，牛棚与马厩，长满了黑刺莓和野玫瑰的山楂树篱。

下一个不足一英里以外的黑檀树林分布地带，这里有七丘和小森林，草地和沼泽地，不到一英尺深十英尺宽的小溪。再往远处是克雷加里恩湖 (Craigallion Loch) 和徒步旅行者和爬山者聚集在一起野餐的火穴地“魔鬼的讲坛” (Devil's Pulpit) 和鲑鱼跳跃的加特纳斯潭，这些地方离我家如同去格拉斯哥一样远。更远处是巴尔马哈 (Balmaha) 和洛蒙特湖 (Loch Lomond)；到了青年时期，远至格伦科峡和兰诺湖 (Glencoe and Loch Rannoch)，利斯莫尔和马尔 (Lismore and Mull)、斯塔发和艾奥纳 (Staffa and Lona) 西部诸岛。

由于三十年代经济萧条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化，使许多人丧失了自豪感，当时，这些事实给我的城市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但是，即使在这一些愁的日子里，也还有某些光辉灿烂的事：凯尔文市里的马戏表演；在汉普登 (Hampten) 一支管乐队列队行进表演以及十多万人为欢呼苏格兰足球队凯旋；多次巨轮下水典礼，最令人难忘的是534号巨轮命名为玛丽女皇号那一次。当轮船从造船架滑下去时，巨大的铁链扬起了两阶锈红色的烟尘，铁道绷紧了，又清楚地看到用滑车将锚链从水中拉起，然后这个庞然大物滑入克莱德河中。这里还有戏剧和舞蹈演出，合唱音乐会，上午可在艺术馆里模塑雕像来消磨时间，还可以看到湿海的路面上反映的闪闪的城市灯光，火车站上亲人离别等难忘的站

景。但是，每当我想起这些时，总是穿插着一种忧郁、惨淡、丑陋等灰暗的印象。

相反，另一条路线则总是令人兴奋的，从一些很小的事物中就能找到欢乐：桥影之中必能看到静静的鲑鱼，跳跃的鲑鱼，利那飞奔而过的牡鹿，小羊羔爬上了高山，穿过云层见到上面的阳光，满满的摘了一帽子野草莓或越桔，在火穴这个地方可以见到从西班牙国内战争回来的人或者看到从帕卡德帐篷中美国游客的烧窑。

尽管我指责了格拉斯哥，但这个回忆不是出自于喜爱乡村而反对城市的种种偏见。我很熟悉爱丁堡并十分赞赏它的中世纪和十八世纪的邻里单位。因此，这不是偏见，而是在以格拉斯哥为代表的艰难恶劣的工业环境和美丽的乡村，两个具有相同通达条件的环境之间作一简单的选择。有些城市比起它们忍受的苦难来说，是有更多的激发人和使人欢快的事，但当它们成为工业革命的产物或受其殃及后，就不再如此了。我愿回忆起这些培育我的看法和产生探索念头的活生生的经历。如果给我选择的机会，我肯定喜欢乡村，因为那儿比其他地方能找到更多的愉快、鞭策、报偿和有意义的事。然而，我选择了城市作为工作和专业研究的场所。假如我们能创造有人性的而不是苛酷的束缚人的城市，那么我们在选择城市或乡村时要看到二者的长处，它们是相互依赖的，各具特色，相互补充而丰富人们生活的。这样，人就适应了自然，生活在自然中了。

我十六岁的时候，就想到把大自然给我的恩赐给了别人，献身于这一专业的可能性。这个专业就是风景建筑。我热忱地接受了这种机会。没有比被机器奴役的城市居民更需要这种专业了。然而，风景建筑专业实践证明经历过了很大的挫折。当时很少人相信大自然恩赐的说法，很少人认识到在人类世界中自然的重要性，很少人结合自然进行设计。

我发现，是我的本能指引着我的人生道路，在事后，才找到解释自己在这块园地从事研究工作的原因。事后，我才认识到有一个惊人的一贯存在的主题。

1943年秋天和冬天加上次年春天，我是作为空降第二独立大队的官员在意大利渡过的。在那段时间里，开始由于进攻塔兰托（Taranto）的前锋阿布迪尔号（Abdiel）沉陷，情况很糟。此后一段时间我在后方的大阿奎札托（Abbiel）沉陷，情况很糟。战争接近尾声时，在以卡西诺血战为高潮的非墨·圣格罗冬季战役中，转入较为正常的战斗格局。

这场残酷的战争的中心发生在从马耶拉山和意大利的格兰·萨索到亚德里亚海的大河谷中。就在这里，盟军的进攻被冰雪和泥泞所阻止，战斗进入巡逻和小规模接触形式。德军占据了瓜尔迪亚格列尔和奥索格那的高地势，凭借居高临下的悬崖，不断的炮轰，将拉马·德·佩利格尼、波焦非奥里托·克利奇奥和阿里尔里等村庄夷为一片瓦砾。

在那些炮击、轰炸、烟幕弹的恐怖的日子里，夜间巡逻是在信号枪发射的强烈的照明弹中，在死骡马、漂白粉、烈性炸药的臭味中进行的。生命就是连续不断的战斗，在死亡、炮弹、地

雷、铁丝网、榴霰弹、机关枪和迫击炮、来复枪、卡宾枪和手榴弹的环境中渡过。整个战斗过程中，32和42型机关枪总是疯狂地扫射着，英国的布朗式轻机关枪发出稳健的锤击声。少数意大利居民蜷缩在毛石地窖里。战士们穿着沾满泥土的厚大衣，互相难以辨认；英雄行为成了极平常的事，忍耐能力成了最大的美德。

整日、整周、整月不断地战斗，白天无法睡觉，夜里战斗交火，不断地从一个洞穴转移到另一个洞穴，寒冷、潮湿而泥泞。消耗严重，炸伤挂花的战士十分普遍，造成部队减员，确实感到已到了难以活下来的时候了。但出人意料，两周的休养把我解脱了。我没有选择去那不勒斯(Naples)、巴里(Bari)或布林迪西(Brindisi)的休养中心，而是去索伦托半岛(Sorrento Peninsula)的高处，位于拉韦洛(Ravello)的阿尔伯柯·帕拉姆波(Albergo Palumbo)。

这里是绝对平静的，只能听到石头地板上的脚步声，仆人们的窃窃私语，教堂的钟声，街上小商贩的叫卖声。可以闻见烤面包、大蒜和面团的香味。广场附近有座花园。它座落在悬崖的边缘，从这里能了望粼粼闪光的海湾和卡普利小岛(Capri)上迂回曲折的山路一直通向海边，到达阿马尔菲(Amalfi)和波西塔诺(Positano)。格罗托·埃斯梅拉达(Grotto Esmeralda)。我乘一条小帆船，整天数日地在寂静的海湾中航行，只见得风吹满帆，只听得波击船身轻轻的声响。

这一带的地中海风貌有些象英国的丹巴顿(Dunbarton)和阿盖尔(Angyll)郡的农村景色，环境十分幽静和有益于健康。

战后，我在哈佛人学过了四年，在这里受到了成为一个风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专业训练。毕业后，立即返回苏格兰，决心在改善克莱德赛(Clydeside)的单调艰难的环境的工作中实现我的信念。经过了十年之后，我第一次以悠闲、怀旧的心情回到故乡，去重新探索这块土地。最近的是黑檀林(Black Woods)，面积仅有几平方英里，但内容十分丰富，这里有森林覆盖的低低的丘陵、小溪、长着本地兰花的沼泽，成片的毛茛，露出地面的岩石，还有些荆豆、金雀花与石楠、苏格兰松与落叶松，边上镶有花楸与桦树，荆棘与金链花，齐胸高的欧洲蕨的山毛榉小灌木林。山溪边有常见的踏步石，悬挑处可见小鲑鱼和红肚小鲑鱼游动，芦苇和柳树成荫。刷白的石头农舍和它们的附属建筑与老树规矩有致地点缀着山脊。

云雀在草地上作窝，麻鹬在耕地中觅食，黄鼠狼、鼯鼠和獾在灌木丛中活动；这里还可见到赤狐、红松鼠、刺猬和松鸡从石楠树下飞奔而出。这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地方。格伦堡(Peel Glen)是个瑰宝，一年中除了春天以外的大部分时间，到处是以山毛榉为主的树林，树荫浓密而寂静。当你进入树荫深处，不会马上感到惊奇，但从一片地毯似的圆叶风铃草中，你会慢慢的感觉到充满着辐射的光彩。骑车从格拉斯哥来的人，成把的采集这里花草，扎好放在车架带上带走，在返回城市的路上，留下了许多散落下的美丽花瓣。

我重访这里的许多地方，本意想看看这些地方缩小到什么程度，不是想了解有什么东西被抹掉了。然而，格拉斯哥市已把这块土地兼并了，变成了格拉斯哥的样子，每个小丘都被推平，填

平了谷地。小溪埋起来了，改成了暗沟，树木砍光了，农舍与铁匠铺拆除了。原有的树、灌木丛、沼泽、岩石、蕨类植物和兰花等，现在已没有一点痕迹了。代之以清一色的徒步上下的四层公寓，前后间距为70英尺，山墙之间15英尺。公寓门前是一条柏油路，沿路排列着萧瑟的钢蒸气灯，房后是夯土地面，由东倒西歪的栗色栅栏围着，晒衣杆上挂着湿淋淋的衣服。

格拉斯哥的污染已向外扩散，占据了许多地方，破坏了一切而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从建筑和规划上看，这项为了公共的目标，所作的公共投资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这块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满以为可以在这里生活得丰富多彩和愉快欢乐，把它想得好极了，但其结果完全是另一回事。

云雀与麻鹑、松鸡与画眉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能见到笼养的金丝雀和虎皮鹦鹉。狐狸和獾、松鼠和棕鼬、黄鼠狼与刺猬没有了，现在只有猫和狗、大老鼠和小家鼠、虱子和跳蚤一类小虫了。鲑鱼和小鲈鱼、蜉蝣和蝌蚪、飞蛾和蜻蜓一类的幼虫都被仅有的金鱼代替了；而山毛榉、松树和落叶松、花楸和金链花，成片的罂粟与毛茛，长满了风铃草的树林都被毁掉了，已无法代替，只是在花园里有些杂乱的印度烟草和庭芥属植物，还有那可怜的女贞树苗。小河被填平了，现在水只能从沟槽中缓缓的滴流或哗哗地喷流而出。

当时急需建住宅，而这里是个很好的建设地点，只要稍有洞察力和起码的才智，再加一点艺术处理，就可以把这块地方变得十分迷人。这里的地形和地貌是复杂多样的，但是被推平和搞成清一色的了。这里有许多人们喜欢的东西，但都被抹去了。人们

过去远道而来寻求各种乐趣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那些最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满足的人来说，不再能得到什么了。

我回来太迟了。回忆昔日欢乐的情景，如今感到格外的痛心。

我带着梦想、一些文稿、妻子、儿子，身患肺结核回到了苏格兰，在爱丁堡郊区的绍斯菲尔德结核病隔离所治疗。这里过去是所私人住宅；那间我渡过六个月艰难时光的病房大概是客厅，有七个窗户，窗前摆了七张床。即使雪花从窗户飘到床上的枕头上，这些窗户也总是开着的。不管天气多冷、多潮湿，治疗基本就是靠开窗得到新鲜空气。窗户很污秽。在早先是脏话上面又写上了一层层恶言。

天花板对平卧的病人是很重要的，那是意大利式的粉刷做法，有很深的线脚，在其四处长着黑黑的蜘蛛网，上面沾满了苍蝇。病房里的消遣就是看着兰山雀飞进来吞吃那些小虫。每天早晨，有个快乐的、胖胖的邇邇女人来到病房，向地板上撒几把湿茶叶，然后又向空中掸扫灰尘。病房里没有取暖设备，病人只好把取暖的水瓶给那些勇敢的探望人。他们不仅有染上结核病，还有生冻疮的危险。

病院里的精神状态是苦楚的；医生在一个专横的主任的手下，相互猜忌和瞧不起，医务人员总是绷着脸，充满了敌意，显示出护理业的可悲。这里治疗十年或十年以上的病人有的是，给他们灌输的是一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思想。这里从来不感到